

這一生，榮耀

過，狼狽過，愛

過，恨過，所有的

種種，如今想來，

親親散落在地上的流星，從一開始

便走向命定的徵途。

敬仰我，膜拜我，甚

我為上天的化身。其實

自己最清楚了，什麼

雄，什麼天神？

不過是凡人一個

我也有七情六慾

我也有軟弱無力的時

世

我

憂

同樣貴如珍

寶。此刻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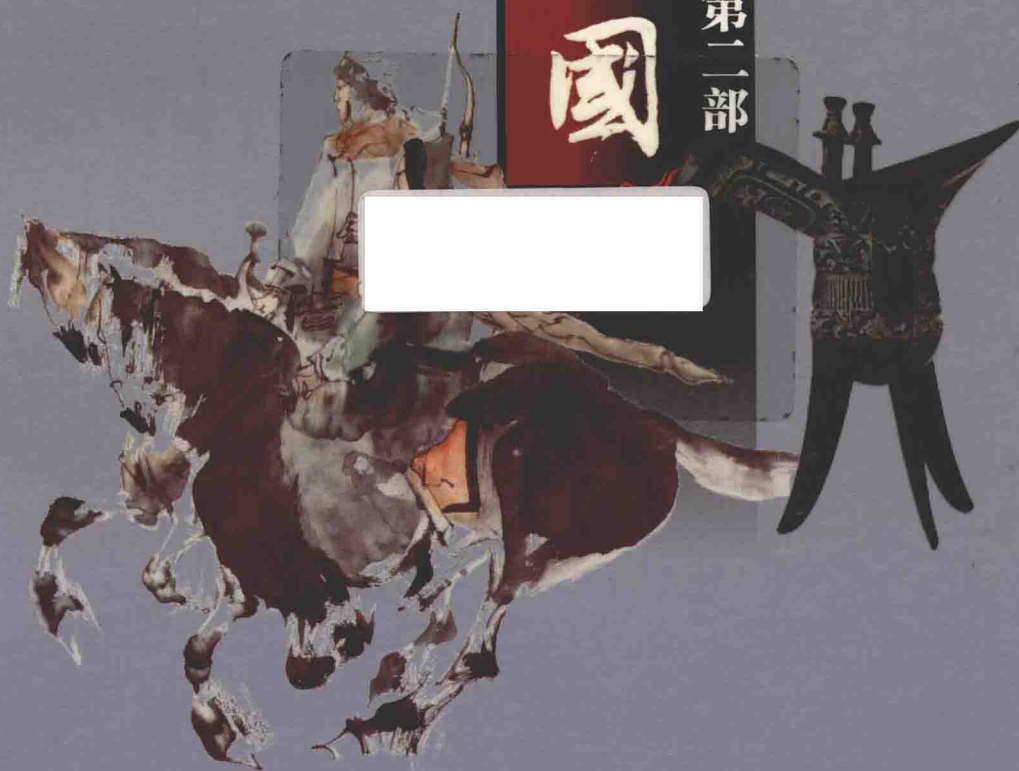
吐谷渾王國

長篇历史小说

第二部

李卓玛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长篇历史小说

第二部

吐谷浑王国

李卓玛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吐谷浑王国 : 全 2 册 / 李卓玛著. -- 西宁: 青海
人民出版社, 2015. 3
ISBN 978-7-225-04933-5

I. ①吐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8671 号

吐谷浑王国

李卓玛 著

出 版 人 樊原成
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:810001 电话:(0971)6143426(总编室)

发行热线 (0971)6143516/6137731

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20mm×1010mm 1/16

印 张 39.5

字 数 500 千

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5-04933-5

定 价 88.00 元(全 2 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部

1

第一章

孑身凝伫，一缕冷香远

77

第二章

颠覆了山河，断那三千痴缠

153

第三章

不死的战马，醉了千年风流

177

第四章

血染的黄沙，乱起无尽烟云

191

第五章

美人千古一笑，群山迎风醉倒

213

第六章

英雄长啸狂沙，侠骨柔肠百转

第二部

- 321 / 第七章
风雨消磨,生死别
- 379 / 第八章
塞草霜风,满地秋
- 417 / 第九章
跃马横戈,总白头
- 475 / 第十章
十年踪迹,十年心
- 529 / 第十一章
纷乱了世事,意难平
- 577 / 第十二章
赢尽了天下,输了她

第七章

风雨消磨，生死别

阿狄离开汗廷马牧城^❶，穿过夕阳下美丽宽广的草原，迈着疲惫的脚步踏进帐门，妹妹阿狸已经做好了晚饭，正在照顾火堆上的奶茶。看到哥哥进了门，笑笑，“阿哥回来了。”阿狄“嗯”了一声，径直走到榻前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阿狸这时已倒了一碗刚刚煮好的冒着热气的奶茶递了过来，阿狄接过，用嘴吹了吹碗里飘着的茶叶杆，猛喝了两口，喝出了很大的响声，喝完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满足的吐气声。阿狸高兴地笑了，回到了火堆边。

“阿爸呢？太阳没落山他就回来了，没回家吗？”

阿狸一边盛着大锅里已煮好的羊肉，一边回道：“去牧场了，咱家牧场的栅栏缺了个口，阿爸去修了。对了，阿哥有人看上咱家的马了，给的价可不少呢。”一脸的喜气。阿狄躺了下去，双臂枕头，瞪大眼睛看着帐顶的柱子，“能有多少呢？这年头，咱们的马是越来越不值钱了。”

阿狸端着羊肉来到哥哥跟前，将肉放在案上，笑看着哥哥，“多卖几匹不就好了？阿爸已经打发媒人去给白家提亲了，九月姐姐可都等你三年了，难道你还想让人家继续等下去吗？快起来吧，吃饭。”说着拽住哥哥的胳膊，拉他坐起，撕了一块羊肉递到他手中，笑盈盈地起了身，走出了帐门。阿狄盯着手中的羊肉，想着妹妹刚才说的话，突然没了食欲，放下肉，又躺了下去。

夜色完全笼罩了白兰草原。阿狸挽着父亲的胳膊行走在夜色中的草原，父女俩有说有笑。“这下白家总该同意大哥和九月姐姐的婚事了。阿爸，等大哥成了亲，咱们家的光景就好起来了，到时候，我们再找个好大夫，看看您的咳嗽病。”

父亲捻须一笑，“傻孩子，阿爸这是老毛病了，治不好的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！”阿狸摇了摇父亲的手臂，噘着嘴，“阿狸不许您这么说！永远都不许！”

“好好好，阿爸不说，阿爸不说……”一脸笑意地拍拍女儿的手臂。

眼见家就在眼前，父女俩快走两步进了牙帐。帐房里漆黑一片，不曾

❶ 马牧城：夯土所筑的城郭。

点灯，只有火堆上的一点残火。阿狸一边摸索着取柴棍去引火堆上的火点灯，一边嘀咕道：“这阿哥又跑哪儿去了？”

待阿狸再次热了锅中已冷的羊肉、铁壶中已凉的奶茶，端到父亲面前时，哥哥阿狄急匆匆地回来了。

“阿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火堆都差点儿灭了。”

阿狄冲着妹妹咧嘴一笑，径直走到父亲对面，坐了下来，看父亲正认真地吃着羊肉，稍等了等。父亲见他似有话要说，便放下手中的羊肉，看着他，“什么事？”

阿狄未语先笑，“好事！刚刚汗廷牧场的素和管事叫我去了一趟。您猜怎么着？”他一脸按捺不住的激动，热烈地看着自己的父亲。

“说吧，还让我猜，你都多大了。”

看哥哥不同寻常的神情，阿狸也起了好奇心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来到父兄跟前。

阿狄看看父亲，又看看妹妹，“是司马叱奴大人来了，带来了好消息！大汗要派一支马队去波斯，素和管事从马牧城的人里挑了八个人，其中有我。”说到这里，阿狄满眼放光，看着自己的父亲。

父亲捋捋花白的长须，刚待问，阿狸抢道：“去波斯干什么？”

“买马！买波斯马！”

“马？我们吐谷浑还缺马吗？就在今天，阿爸还刚刚卖掉了咱们家的十三匹好马呢。”

阿狄瞥了妹妹一眼，“波斯马可不比咱们的马差，听说非常神骏，价钱都快要赶上圣山雪莲了，金贵着呢。大汗这次可是花了大价钱要去买马，大汗真是英明！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咱们吐谷浑的马越来越不值钱，连乙弗来的商人都不出什么好价了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只有改良我们的马种，才是最好的办法！”

“就算要买良马，也不用去波斯那么远吧？西边离咱们吐谷浑近点的地方不是也都出好马吗？大汗为什么要选波斯？”

阿狄看着父亲摇摇头，“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，管它呢！反正是好事！”

父亲阿保看着儿子一脸的兴高采烈，不由也感染了他的喜气，扬眉笑了，“好啊，既然咱们的大汗这么为咱们牧民着想，那咱们就要办好这趟差事。前几年，我倒是见过几个波斯人，长得奇奇怪怪的。听他们说过，波斯湾可不近，路上得走不少日子。你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后天清晨！”

第三日清晨，太阳照常升起在白兰草原上。阿柴可汗早早起身离开大帐，来到了草场上。牧民们已经忙活开了，打开了圈门，羊群像盘中的珍珠一样，一只，两只，三四只，五六只，几十只奔涌而出，散落向无边的草原。

长史曾和来到阿柴身旁，顺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。“今年的羊群比去年壮实很多呀！可见大汗您提出的分季节划分草场，应时而牧是多么智慧的决策，这样既保护了草场，又让畜群有足够的草料。而让咱们的草场围上围栏，既可避免部落畜群间的草场争端，让大家各牧其地，不相烦扰，又可避免不同畜群间竞食践踏，让牧草白白浪费掉。大汗，您的睿智真是让臣望尘莫及啊！”

阿柴回头看了曾和一眼，目光重又眺向远方，“这些都还不够，我们的马牛羊，我们的草场，还不足以让我们吐谷浑的百姓过上富裕安定的日子。对了，叱奴沙他们出发了吗？”

“出发了，一个时辰前臣刚送走他们。说到这儿，臣又忍不住要多说两句了，大汗可别嫌我啰嗦。整整十箱金子，大汗您可真舍得下血本啊，而且还是去那么远的波斯，路途遥远不说，这种马的优劣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！要万一这买回来的马不如您的愿，到时岂不是白舍了这么多的金子？”

“你只见那十箱金子，却看不到我们的百姓饿肚子时候的难熬。别光看着眼前这点东西，我们的王国是要世代永远传下去的，等到我们吐谷浑的马匹身价百倍的那一天，大家就会知道，那十箱金子根本不值一提。”阿柴转过身来看着曾和，“话说回来，我为什么选择波斯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”

曾和一愣，猛地摇摇头，“为什么？难道波斯马比其他国的马都好？”

阿柴朗声笑了，转回身去，“你来吐谷浑时日尚浅，也怪不得你不了解。

但凡养马之人都知道,要改良马种,这种马和母马自然是离得越远越好。”

曾和还待再说,阿柴手指着视线尽头的一座高山,问道:“那是什么山?”曾和抬眼看了过去,“哦,那个最高的?是西强山^①。”

阿柴望着西强山若有所思,曾和见状,静默地立在一旁。

“你去,把大臣们都叫来,马上!”

“是!”

一个时辰后,阿柴率群臣来到了西强山脚下。望着高耸入云的山峰,阿柴挽起袍子前摆掖到腰带里,脱下一边的袖子,开始登山。群臣见此情形,也都依样照做,跟了上去。曾和快步追上人群最前的阿柴,“大汗,您这是要爬到山顶吗?不可呀,山顶风大,且这一路山势陡峭,恐有危险哪!”

阿柴脚下不曾停,摆了摆手,“想想当年吐谷浑先祖西迁路上的千难万险,这又能算得了什么?行了!少废话!跟我上山!”

等到太阳热辣辣地浸透整个草原时,吐谷浑君臣终于登上了险峻的西强山顶。阿柴伸手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,极目远眺,视线所及,是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水,正急急忙忙地向东方奔流而去,不由问道:“白龙江这样急切地东去,真是令人感叹!对了,你们可知道它这一路都会经过哪些地方,最后又会流向何处?”

曾和气喘吁吁地来到阿柴身后,喘着声回道:“这白龙江出了吐谷浑国境会先经过仇池^②,接着是晋寿^③,再出宕渠^④,便叫垫江。而后至巴郡汇入长江,再到广陵入海。”

阿柴点了点头,长叹一声,转回身,看着众臣,朗声道:“今天我带大家登上这西强山,你们当中也许会有人心存疑问,为了什么?看看它!”阿柴指着身后蜿蜒而去的白龙江,“一条河水经过千流万转,尚且知道汇入大海,何况人呢?我们吐谷浑虽然是塞外小国,也应该知道有个归属!”

① 西强山:即西倾山,位于甘肃东南,青海省东部,主体位于河南县南部与莫河干流之间。

② 仇池:今甘南。

③ 晋寿:今四川昭化东南。

④ 宕渠:今四川渠县。

“大汗的意思是……要归顺西秦？”

阿柴眉头猛地一紧，怒视着说话的将军乌洛兰察汗，惊得他慌忙低下头退入人群，众臣也跟着屏了气静立。曾和见状，干笑了两声，“乌洛兰将军真是说笑了，呵呵。西秦是咱们吐谷浑的死对头，大汗向他乞伏炽磐纳贡称臣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大汗，臣大胆揣测，您刚刚的意思，是要向南边建交吧？”

阿柴脸色缓了缓，深思片刻，沉声道：“还不到时候，再等两年吧。”他转过身去，面对着脚下的苍茫大地，远处白龙江依旧奔流不尽，片刻不息，“等到咱们的马匹都健硕神骏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…”

大风吹动阿柴的衣袂，修长的身影背对着群臣，一动不动地站在西强山顶上。他的长发黑如墨，随风向后扬起。他的背脊挺直，好像在这白杨树一样挺秀的身体中，蕴含着一股巨大坚韧的力量。一种光亮至美的气息从他的周身散发出来，感染到了身后的众人。他没有笑，甚至还带着点忧愁和愤意，但那份清澈却在忠诚地微笑着，那对眸子是圣山之巅圣洁的池水。

“大汗，山顶风大，回去吧！”曾和试探着道。阿柴摆摆手，不曾回头，“你们先回吧，我再待会儿。”

众臣不敢违命，静静地下了山。

许久之后，阿柴听到了身后的一声轻叹，回头一看，是曾和。“你还在？”

“是，臣放心不下大汗。”

“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难道这点小风就能把我阿柴刮倒了？”

曾和低头笑了笑，“大汗说笑了。曾和自三年前来到吐谷浑，对于大汗的为人和心性，自认还是有些了解的。继位之初，您一改吐谷浑王国以往的姿态，给自己的称号是‘骠骑将军、沙州刺史’，如此放低身份，足见您已看透吐谷浑与西秦的关系实质。您深知在西秦多次的打击下，吐谷浑失去了浇河^①等的大片土地和百姓，控弦之士大为减少，战斗力大大降低，朝内

① 浇河：今青海贵德、同仁一带。

上下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，与强敌西秦的差距进一步拉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务之急是求得一个能够休养生息的内外环境。所谓‘树大招风’，树洛干先汗一朝，自号又高又大，一味向北发展，急于‘称霸西戎’，其结果被西秦几次打败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。赤水阿若干部、浇河呼那乌堤部、泣勤川句旁部、长柳川支旁部、渴浑川掘达部先后抗击失利，人地两亡。这些都说明，没有强大的国力，自号越高越麻烦，只会招来邻国的忌妒和侵伐。因此，您的自号降了两等，这骠骑将军只和西秦的寻常牧守相当而已。大汗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阿柴静静地听着，胸中慢慢激荡起一股难言的激动，他看向曾和，这个汉地来的智者，三年前游历至此，他与他一见如故，交浅言深，一番计较之下，他便决定留下来，辅佐他。他是他的智囊，更是他的知己。

阿柴挑挑眉，笑了，看着曾和，“知我者，曾和也！那你再说说，向南边联盟，是否可行？”

曾和展眉一笑，“当然可行！大汗目光远大，想得透彻！吐谷浑数代可汗均视中原文化为正统，一脉相承，代代相传，大汗理应遵循祖训。”这样做对吐谷浑民族和被吐谷浑所统治的羌胡民族，都是一种无形的宣示，会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。看到大汗如此虚怀纳襟，周公吐哺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这西北草原的诸民族都会对咱们吐谷浑真心归顺。

“而西秦是吐谷浑的宿敌，结怨甚深。您制定出的对北方西秦以防守为主甚为可取，这样一来可保各自相安。为了求和，暂时纳贡称臣，不过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而发，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。而您把对外发展的目标放在了西南方向，因为在这些方向上，目前尚无强大的政权或军事力量，开疆拓土，得手的把握较大。”

阿柴自嘲地一笑，“你倒好，把功劳全归到我身上，这拍马屁的功夫真是见长啊！”又拍拍曾和的肩膀，眉角眼底荡漾着一丝不着痕迹的温情和豪情，看着曾和。

曾和挠挠头，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笑，“我可不会拍马屁。再说了，这拍马屁可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一个不小心，是很有可能拍在马蹄子上的，那

时,可就不好看喽!”

日子如水一般流逝。

公元 421 年北凉军围困敦煌,用水灌城,西凉公李恂乞降,不许,李恂自杀,沮渠蒙逊屠城,立国 22 年的西凉亡。

冬天到了,白兰草原迎来了这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。而远在吐谷浑西北的乙弗国也面临着如同这冬天一样寒冷的困境,北凉国王沮渠蒙逊率军南下攻打乙弗。乙弗原是个与世无争的民族,日常也不怎么练兵,北凉虎狼之师进犯,乙弗不敌,乙弗王乌地延率 2 万余户投降西秦。半年后,乌地延客死西秦,由其弟乌地它子继位为乙弗王。在人屋檐下,难免要低头,西秦王乞伏炽磐面对送上门的肥肉,当然不会客气,不断强征乙弗牲畜,其中有一次就征了战马 6 万匹。乙弗人受不了西秦的强征暴敛,到阿柴五年的夏天,便在王弟乌地堤孤的策动下,率 15000 户投奔阿柴。

乌地堤孤浩浩荡荡的人马队伍卷起一团巨大的尘土云,远远地飘了过来。阿柴站在西强山顶,远望着那团巨云越来越近,终于可以看清乙弗人那白皙的脸庞了,他踩着有力的步伐向山下奔去。

乌地堤孤因为很快就要见到阿柴,越发担心阿柴是否会以诚相待,是否真正胸怀大志,可以依靠,是否果然是定西北的“命世之主”。万一传闻不实,他将如何是好?远远地,看见阿柴热情地迎了过来,便甩掉心里的疑惑,接了上去。

大踏步走上前,阿柴用力握住乌地堤孤壮实的肩膀,“老朋友!咱们又见面了!”乌地堤孤一抱拳,弯腰要跪,阿柴忙拦起,“这些年来,吐谷浑和乙弗声息相通,一直是友好邻邦,又是亲戚,你这是做什么!”

乌地堤孤也是二十刚出头,比阿柴略小几岁,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,一听阿柴的话,不由心中激荡,当即坦言道:“来之前,我们早闻阿柴可汗虚怀绥纳,四方豪杰都来投奔你,这一路来,我还是有点儿担忧,担心阿柴可汗不肯收留我乙弗十万之众,毕竟这需要勇气,我们虽然带来了大量的牲畜,但要让这么多的人在吐谷浑长久地住下来,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阿柴朗声笑了，定睛看着乌地堤孤，正色道：“堤孤兄弟看得起我阿柴，不辞路途之远率十万百姓来投奔我吐谷浑，我阿柴就绝不会让兄弟凉了心。这样，今天面对着乙弗十万百姓，我阿柴向各位立下誓言，从今日开始，乙弗人就是我吐谷浑的家人，乙弗人可以自成一个部落，独立于我吐谷浑十三大部落之外，乌地堤孤依旧还是你们的头领，统领乙弗部落的一应事宜。”

乌地堤孤弯腰一揖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多谢阿柴可汗收留大恩！我乌地堤孤向苍天起誓：一生对阿柴可汗忠贞不贰！我十万乙弗百姓对吐谷浑忠贞不贰！”

“忠贞不贰！”乌地堤孤身后的十万百姓紧接着层叠喊道，掺和着牛羊的叫声，马匹的嘶鸣，其声震天，久久回荡在白兰草原湛蓝色的天空。阿柴忙扶起乌地堤孤，俩人相视而笑。这近十万人口和大批牲畜的加入，使吐谷浑的国力有了明显的增长。

这日傍晚，阿柴叫上曾和，君臣二人登上了西强山。目光投向脚下的苍茫大地，江山如画，山河动人，阿柴不由得豪情满怀，悠然道：“照目前的情势看来，北边只得作罢，静待他日之机。不过，东南汶山^❶一带群龙无首，正是咱们大干一番的好时机。我不能住在白兰草原当神仙。你说说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
曾和看着阿柴的侧脸，感染到他那满腔的豪气，朗声道：“你心中已有计较不是吗？接下来，不过是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。我提议，立即兵发汶山，出其不意，一举拿下。”

阿柴没有点头，也不曾摇头，他的眼光依旧落在远处的山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沉声道：“孙子曰：夫用兵之法，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。再说，一旦战事一开，受苦的总是老百姓。你回去物色一个人选，先派使者过去，如果能安然归降咱们吐谷浑，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。据打探，那里羌人和氐人杂居，分成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部落，人口众

❶ 汶山：汉晋汶山郡之地，土著民族为冉駹，至汉代羌、氐等移居其间。

多，”说到这里，他顿了顿，侧头看了看曾和，“派诺木椿去！”

曾和眼里一亮，紧紧地盯着阿柴，“没错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！能言善辩不说，最重要是足智多谋，在所有的小王爷中，数他最沉稳了。只是，”他眨巴着眼睛，“他可是你的侄子，已故阿佳太妃当年最珍爱的小王子宕岷的独子，太后对他更是宠爱有加，这中间的原因，你应该是最清楚的。你隔山大哥宕岂王爷至今还在西秦当质子，太后怕就是因为这份愧疚之心，才对诺木椿小王爷如此宠爱。此番如果要派他去，太后首先就可能不答应。”

“这一切我何尝不知？只是，吐谷浑只有派一个王爷去，才能彰显我们的诚意，才有可能全汶山，全我军。曾和，你该是知道我的，对宕岂大哥，不只母亲有愧，我也一直有愧。是我阿柴无能，至今都没能接大哥回来，让他在西秦屈辱地活着。”阿柴闭上眼，烦躁地摇摇头，“不说这些了！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回去你就去找诺木椿，跟他讲清楚利害。你再写一份招降诏书，挑一队精兵负责护送诺木椿，后天早上，让诺木椿带上诏书，出发去汶山。”

回到汗廷，曾和直奔诺木椿的牙帐。如他意料中的，诺木椿正在帐中静坐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史记》。见曾和来了，忙叫使女端上热奶茶，热情地请他坐下，打趣道：“长史大人光临陋帐，怕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”

曾和挑挑眉，“又是陋帐，又是三宝殿，好话赖话可是全让王爷说了，呵呵！”

诺木椿咧嘴朗笑了几声，“曾和大哥，快说说吧，大汗又有什么好差事要安排给我？”

曾和看着诺木椿笑了，“不愧是诺木椿，我还未张嘴，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东南边汶山人口众多，牲畜无数，却是一盘散沙，氐酋杨蛸暴虐无道，常常欺凌自己的四邻，冉駹^①、羌、胡虏^②诸族早有愤懑，而这正是我们的好机会。大汗的意思，是让你先去一趟，能将杨蛸招降最好，这样可使双方都可得周全，而汶山诸族也可归于吐谷浑治下。怎么样？”

① 冉駹：中国古代西南民族，是西南夷的一支。

② 胡虏：秦汉时匈奴为胡虏，后世用为与中原敌对的北方部族之通称。

听完曾和的话，诺木椿低头若有所思，“汶山的偏远地形使当地建立的大小部落无外患之忧，而当地的物阜民丰给了他们闭关自守的资本。他们都以姓别为部落，大者五千余骑，小者千余骑。酋豪统领可以掌握的庐落种人，各据深山穷谷。诸部落遂养成了互相抄暴、崇尚武力的风俗，而长于山地战斗，种落间更容易结怨结仇。种族内部相处如此，平常又无徭役，无军事组织，故一旦临以外力，则全种相聚屯结作战，事实上是乌合之众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点了点头，“这趟汶山之行，可行！”半刻后，他握拳在胸，猛捶了捶心口，一双眼直视着曾和，“放心吧！大汗这么看得起我诺木椿，此行我就绝不会让大汗失望！等着我的好消息！”

曾和抱拳回礼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我会准备好最烈的马奶酒，等着为你庆功！”

回到牙帐，天色已近黄昏，太阳温柔地停留在西山顶上，流连不去。刚刚与诺木椿一番畅谈，让曾和直到此刻依旧沉浸在那份激动里，一时难以平静，抱起五年前随身带来的琴，出了帐门，摒退了随从，一个人径直到草原深处一个宁静的小山丘，坐下来，将琴摆上，十指拨动，琴声倾泻而出。

一袭红衣，玄纹云袖，席地而坐，曾和低垂着眼睑，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，修长而优美的手指如行云流水般舞弄着琴弦，长长的睫毛在那心型脸上，形成了诱惑的弧度，人随音而动，偶尔抬起的头，让人呼吸一紧，夕阳的金色温柔地照在他的脸上，好一张翩若惊鸿的脸！只是那双眼中忽闪而逝的某种东西，让人抓不住，想窥视，不知不觉间人已经被吸引，与音与人，一同沉醉。

数曲奏罢，曾和长叹了一口气，看西山顶上那轮落日早已不见了踪影，草原被淡淡的夜色轻柔地笼罩了。他的琴声，让草原也变得温柔。紧接着，身后的一声轻叹让曾和不由一惊，回头看去，一袭黄衫的少女静静地立在那里，睁着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正目不斜视地看着他。曾和起了身，低头一揖，“臣见过公主。”

兰姆索公主忙摆摆手，“你我不必如此生分。我是循着你的琴声找过

来的,这吐谷浑王国里,也只有你曾和大人能弹出这样美妙的乐音。”

曾和低下头,“公主过奖了,吐谷浑能人异士众多,曾和不过一介无用书生。”

“你不是无用书生!”兰姆索公主一个激动上前两步,见曾和退了一步,她眼里的光亮猛地淡了淡,“在我兰姆索心里,你是最出色的男人!就像你的琴技,不说吐谷浑,就是整个西北草原,也绝没有人能在大人之上。刚刚的琴声太美了,能再弹一曲吗?《满天星》我是知道的,只是最后这一曲,我不曾听过,也没见你弹过。”

曾和依旧低着头,“是臣新作的曲子,不值一提。天色不早了,臣该回去了。公主也早点回吧,夜一深,怕就会有狼出来了。”说罢蹲下身子,三两下包好了他的九弦琴,起身低头再一揖,闪过兰姆索公主,快步向汗廷走去。

一个月后,诺木椿回来了,只是,回来的不是那个热情洋溢的吐谷浑小王爷,而是身首异处的尸体。太后念诺当场昏死过去,阿柴抱起母亲,请来了汗廷太医,诊治过母亲,知道无恙后,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刚刚设好的诺木椿的灵堂。

低头看着棺槨中依旧睁着那双大眼睛的诺木椿,阿柴痛苦地低吼出声。“诺木椿!是我害了你!是我阿柴害了你呀!”

这时,紧锣密鼓地安排完诺木椿丧礼事宜的曾和急匆匆进得帐来,听到了阿柴痛苦的呼喊,心里不由一紧,大步走上前去,“大汗节哀,万不可自责过深!这不是大汗的错,是那杨蛸太过狠毒!自古以来,从来都是两相交战不斩来使,杨蛸这样不留余地,看来招降已是断无可能了。大汗,为今之计,唯有出兵汶山,以报诺木椿小王爷之仇!”

阿柴痛定思痛,站直了身子,“先不说这个。来啊!”门外侍卫应声而入,“拿针和线来!”

侍卫一时不解,疑惑地看了一眼曾和,曾和冲他点点头,他才领命出帐。不一会儿,针线拿来了。曾和知道阿柴要干什么,帮着穿线,将针交到了阿柴手里。阿柴接过那根粗长的针,眼睛落在诺木椿断裂的黑红的颈